

“甬学”，能否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一门显学？

水银



坦率地说，甬学的概念，来自“徽学”的启发，或者说它是一门比照“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产生的、亦以地方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无非是把“地方”由徽州改为宁波而已。

如今，徽学被学界誉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

“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目前则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藏学”，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这么看来，真正以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是藏学与徽学。徽州与西藏是差异明显的文化区域，所以比照藏学，徽学自然有存在的理由。既然“徽”（州）能成“学”，那么亦以地方历史文化为对象的研究过程与结果，不妨也可以概括为“X学”，如“甬学”“徽学”“淮学”“苏学”“沪学”“穗学”“闽学”，等等。

我觉得可以把当前如火如荼的地方文史研究，视为一种学术竞争的过程，它们当中谁可以升格为一门学科，只要其文献发掘和积累、研究领域与方法、时空跨度等各方面达到徽学的水平，就可以冠以“X学”。这样的“学”，多多益善。

所以，甬学应该是 Ningbo Studies（宁波研究），而不仅是 Learning of Ningbo（宁波知识）。

本人对宁波地方文史研究工作可以升格为“甬学”，很有信心，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宁波历史持续时间够长

“甬”字最初出现在商周之际的中原地区。作为本地的地名，首次出现于鲁哀公二十二年、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距今近2500年。

“甬”“甬东”与更早出现于传世文献的“鄞”（公元前490年）一

起，是越王勾践势力及于此地之前就存在的中原古汉语地名，显示了宁波地方史的时间轴之长，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往的认识。如果把河姆渡文化作为宁波地方文化的前史也纳入甬学的研究领域，则其整个时间跨度将长达8000年。

整个宁波总面积约980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已包括汉以后成陆的面积），秦汉之际居然成了四个县——鄞、鄞、句章、余姚，密度大得异乎寻常，若非先秦时期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王朝政治力量以这种力度介入，是不可想象的。

二、研究领域够广

宁波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绝不逊色于徽州；徽州文化门类（包括：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州科举、徽州刻书、徽州篆刻、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版画、徽州文学、徽州戏剧、徽州方言、徽州建筑、徽州园林、徽州古村、徽州消防、徽派盆景、徽派三雕、徽墨、歙砚、徽菜，等等），在宁波也一样存在。

而且宁波还有以下特点：

1. 宁波地理形态丰富，除了山川平原，还有大江、运河、海洋、滩涂、岛屿，而且当人类君临宁波盆地时，它的地理演变过程尚未完成。
2. 在宁波，除了史前本土活跃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于越文化与河姆渡—良渚文化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中原文化是否通过徐人输入，徐文化在越国称霸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是宁波地方先秦史研究上引人入胜的话题。
3. 明代之前的宁波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是公认的中外文化交流重镇、东亚文化之都。
4. 大航海时代至鸦片战争，中国被第一次全球化卷入的过程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宁波可以提供有别于闽粤的独特视角。
5. 近代宁波，成为人才输出高地。

6. 1974年前后“四大工程”落户宁波，其实是将宁波城市定位由“陆上末梢”改为“海上通衢”的标志。迄今不到半个世纪，宁波舟山港便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这种历史地理观的蝶变，居然会有这么大的魔力，绝对是“甬学”才有的独特课题。

三、文献的资源优势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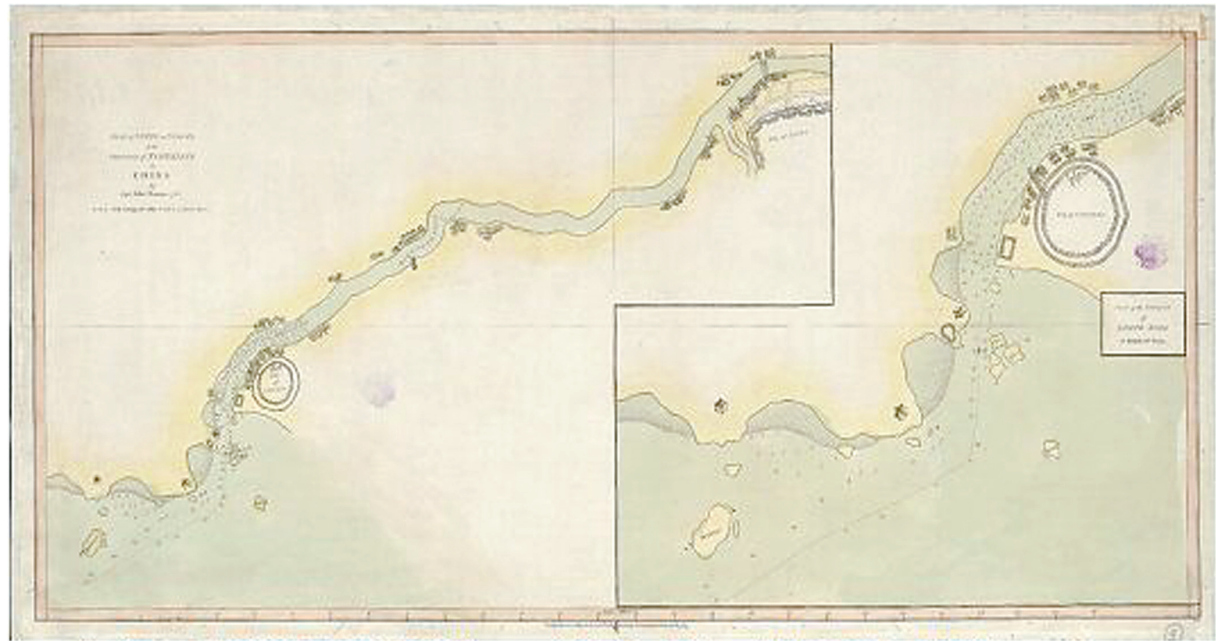
古籍、绘画、碑碣、地图、照片、影像、出土文物、传世器物等等，是任何地方文史研究所必依傍的各种形式、形态的文献。相对而言，宁波历史文献中的地图、照片，其制成年代之早、分布范围之广、存世数量之多，是其他地方只能羡慕却无法超越的资源优势。

即使是文字形式的文献，除了我国本身拥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域外的汉字文化圈各国，阿拉伯—古波斯文乃至欧美各国史籍中，都会时不时迸出关于宁波的史料，令人惊喜不断。比如，现在发现，日本方面的史料，可以证明唐显庆四年（659年）日本遣唐使船就是从甬江口、三江口和余姚进入大港的，龙朔元年（661年）浙东运河已经全线贯通；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记载中已经出现了“明州郭下（罗城）”“望海（镇）”，等等。

可以说，以往认为只是国别史乃至世界史范畴下的史料，如今则是研究宁波地方史过程中所应予以充分关注的。而且，这类域外宁波史料的收集工作方兴未艾，远未到完成之时。

四、甬学研究可以有前瞻性

同为“海丝”活化石，宁波舟山港是散货吞吐量超10亿吨的世界第一大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三大港；同为历史名城，宁波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2020年）中排名全国第十。这说明宁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宁波在近四十余年的迅猛发展，实际上是在顾念历史与憧憬未来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之结果，这很难说与过去几十年来蓬勃兴旺的地方文史研究成果没有因果关系，而这，也意味着甬学研究还可以而且也应该有前瞻性，以为地方进一步发展提供信心、理念与政



▲这是如今发现的最早的镇海口、甬江和三江口测绘地图。制于1756年。

▶域外来的高清晰老照片可辨出“宁郡卫安勇”字样。由此揭示了以前不曾关注的一段历史：晚清宁绍台道节制的这个地方武装部队，是中国近代军警的雏形。（照片由水银提供）

策研究支持。

比如，可以基于宁波自然地理及水利史的研究，探讨在镇海招宝山—金鸡山—钱家湾—甬江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比如，可以根据宁波地方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资源，规划将浙东运河、天一阁、三江口、它山堰、名人（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奉化蒋氏等）故居、名寺名庙、越窑青瓷窑址、东钱湖、招宝山、北仑港等串联成为旅游线路，开发宁波文化深度游的旅游项目，展现宁波风光、宁波民俗、宁波美食，打造宁波城市新名片；

比如，可以研究宁波地方慈善公益传统如何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以鼓励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并推进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的新发展；

比如，根据历史上宁波人才高地形成的特点，规划新时代人才培养、人才交流、人才发挥的新政策。

综上所述，甬学研究还可以成为地方专门智库。



（一）

去过世界著名水城意大利威尼斯的朋友都知道，当地有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游弋在城区纵横交错河道里的“贡多拉”。“007”系列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贡多拉”游船，两头高翘，穿梭在威尼斯的“大街小巷”，其中不少撑船大叔还会为游客亮一嗓子，惊艳的歌喉，犹如天籁之音。“贡多拉”自然不是唯一的，世界上好多国家有“水上巴士”，只是“贡多拉”比较出名。“水上巴士”的运营能带来多方效益，自不待言，但它受一条最基本要求的局限，即航运水道。没有航道奢谈“水上巴士”，无疑是“水月镜花”。阿拉宁波有航道资源，有可能开通“水上巴士”吗？抑或说时间成熟了吗？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这是六七十年前对宁波城市地貌的概括性表述。随着改革开放，近几十年里，宁波城区版图迅速扩大，新世纪初还建起了新日湖……但以三江口为中心的城市基本格局仍在，城中的月湖及多条塘河也比以前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笔者曾在有关资料中看到业内行家对宁波的评价，基本意思是：国内众多城市中，像宁波这样城区中心拥有三江交汇奔海、塘河互通多流，再加一泓湖水荡漾的水系简直是得天独厚，极为稀有。

三江六塘河，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宁波城市生态景观，提升了城市品位，还切实地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然而，它们带给宁波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它们还有许多潜在的功能未被开发利用，如水上客运。

（二）

作为江南水乡的宁波，历史上水上航运一度非常繁忙。如今在各

愿“水上巴士”穿梭在“三江六塘河”

何良京



“水上巴士”（何良京供图）

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如纽约、悉尼、布里斯班等城市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有些“水上巴士”还和陆上快速公交线相衔接，在实现观光功能的同时，还在城市客运交通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

我们再来分析预估一下“水上巴士”在宁波是否有市场的需要。也许有人会说，仅靠几条三江观光船，是形不成客源市场的。这“巴士”开起来会有人去坐？对此，我们可以用规划眼光，前瞻性地来评估这件事。在未开通运营之前，说客源是否有点早，今天开船、明天就爆满是不现实的，客源市场是可以培育的，出行方式也可以引导。像许多事物一样，得有一个发展过程。以笔者之见，开通“水上巴士”对现在的宁波而言，正当其时。

（三）

首先，从需求上看，三江两端及沿途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流动，

包括内地乃至北方的游客，因地域等原因，很少有坐船机缘，因此，如果能有幸在三江坐一趟“水上巴士”，亲身感受一次亲水之旅，相信绝对会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除了听故事外，当船行至三江口时，也会令人忍不住惊叹。笔者有幸坐过三江游览船，由于视角从平视变成了仰视，在游船上看城市景观，会对这座城市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全新观感。如三江上现有许多大桥，船过桥下时，一种探秘的心态油然而生。

如果船过闸站，到塘河里游弋带给你的更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我家就在这里！这个时间段，导游一样会很忙，因为太多的内容要介绍，船过西坝，就该讲讲它的功用、历史地位。这时，“接官亭”（如果能重建恢复历史原样的话）一声炮响，也许会带给游人一种特别的惊喜。

当然，还必须聊聊朝鲜人崔溥和他的《漂海录》的故事；行到高桥，则要讲讲康王遇险，宋将张俊、杨沂中指挥士兵将宁波草席铺在桥上，令金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的“高桥大捷”。宁波有许许多多的桥、坝、堰、碶、闸，那些故事真是说来话长了……

（四）

此外，开通“水上巴士”的建议还基于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追求，正逐步从快节奏向慢生活过渡，相对于汽车的快速，“水上巴士”给人一种悠闲从容的享受。常听到经常出游的朋友慨叹，现在出去旅游，稍远一点的即坐飞机，快则快矣，但少了一份人在旅途的乐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笔者认为，要让人民群众树立文化自信，首先得让他们了解自身所处的地域文化，而在“三江六塘河”开通“水上巴士”，无疑搭建了一个宣讲宁波地域文化的绝佳平台，且导游讲解的都是足以令我们引以为豪的真实历史，而不是杜撰出来的所谓传说。

总而言之，“水上巴士”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秩序，实现绿色出行，让乘客感受船在城中行、人在景中游的从容惬意，同时还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

（五）

当然，还必须聊聊朝鲜人崔溥和他的《漂海录》的故事；行到高桥，则要讲讲康王遇险，宋将张俊、杨沂中指挥士兵将宁波草席铺在桥上，令金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的“高桥大捷”。宁波有许许多多的桥、坝、堰、碶、闸，那些故事真是说来话长了……

当然，还必须聊聊朝鲜人崔溥和他的《漂海录》的故事；行到高桥，则要讲讲康王遇险，宋将张俊、杨沂中指挥士兵将宁波草席铺在桥上，令金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的“高桥大捷”。宁波有许许多多的桥、坝、堰、碶、闸，那些故事真是说来话长了……

当然，还必须聊聊朝鲜人崔溥和他的《漂海录》的故事；行到高桥，则要讲讲康王遇险，宋将张俊、杨沂中指挥士兵将宁波草席铺在桥上，令金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的“高桥大捷”。宁波有许许多多的桥、坝、堰、碶、闸，那些故事真是说来话长了……

当然，还必须聊聊朝鲜人崔溥和他的《漂海录》的故事；行到高桥，则要讲讲康王遇险，宋将张俊、杨沂中指挥士兵将宁波草席铺在桥上，令金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的“高桥大捷”。宁波有许许多多的桥、坝、堰、碶、闸，那些故事真是说来话长了……